



執主

寄范天章書一

月日布衣孫復謹再拜寓書于判監天章執事執今至主
上聰明睿哲紹隆三聖之緒十有四年將固太平之
業傳之于無窮也夙夜兢兢不敢怠荒思得中正純
亮之臣協贊之以執事頃居諫署多箴規藥石之益
亟自蘇臺召入將大用之而執事拜章懇求蒞于大
學者斯蓋執事不汲汲乎富貴而孜孜于聖賢之教
化也夫太學者教化之本根禮義之淵藪王道之所
由興人倫之所正由正俊良之所出由出是故舜禹
文武之世莫不先崇大于膠序而洽至治于天下者

先

為今執事懇求而蒞之者吾知之矣執事將俾我宋之學為舜禹文武之學也既俾我宋之學為舜禹文武之學是將俾吾宋公卿大夫之子弟為舜禹文武公卿大夫之子弟也既教吾宋公卿大夫之子弟為舜禹文武公卿大夫之子弟然後以舜禹文武之道上致吾君為舜禹文武之君也既致吾君為舜禹文武之君然後以舜禹文武之道下躋吾民為舜禹文武之民也自京師刑于邦國達於天下皆雍雍如也茲其執事之心也已然念欲求舜禹文武之道者必質諸周公孔子而後至焉耳今蒞事既蒞是學也將

行是道也非一手一目之所能必須博求鴻儒碩老能盡知舜禹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增置學官相左右之俾朝夕講議舜禹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以教育乎國子也復竊嘗觀于今之士人能盡知舜禹文武周公孔子之道者鮮矣何哉國家踵隋唐之制專以辭賦取人故天下之士皆奔走致力於聲病對偶之間探索聖賢之間奧者百無一二向非挺然持古不徇世俗之士則孰克捨於彼而取於此乎由是言之則執事蒞是學行是道增置學官之際可不慎擇乎今有大名府魏縣校書郎士是建中南京留守推官石

于執

介二人者其能知舜禹文武周公孔子之道者也非
止知之又能揭而行之者也執事若上言於天子次
言于執政以之為學官必能恢張舜禹文武周公孔
子之道以左右執事教育國子丕變于今之世矣復
閑退之人固不當語及于是然敢孜孜布于報事之
左右者非為諸已也蓋為諸人也非為諸人也蓋為
諸道也執事以為何如若以復愚且賤而言不可取
則復學聖人之道三十年雖愚且賤豈妄言乎惟執
事圖之

寄范天章書二

伏以宋有天下八十餘祀四聖承承龐鴻赫奕逾唐
而跨漢者遠矣主人^上思復虞夏商周之治道于聖世
也考四代之學崇橋門辟水之制故命執事以蒞之
大哉主人^上尊儒求治之心也至矣然則虞夏商周之
治其不在於六經乎舍六經而求虞夏商周之治猶
冰斷澗^皇汚瀆之中望屬於海也其可至矣哉噫孔子
既歿七十子之徒繼往六經之旨鬱而不章也久矣
加以秦火之後破碎殘缺多所^亡忘散漢魏而下諸儒
紛然四出爭為註解俾我六經之旨益亂而學者莫

諸

溝

得其門而入觀夫聞見不同是非不異駢辭贅語數
千百家不可悉數今之所陳者正止以先儒註解之說
大行於世者致於左右幸執事之深留意焉國家之
以王弼韓康伯之易左氏公羊穀梁杜預何休范甯
之春秋毛萇鄭康成之詩孔安國之尚書鏤板藏於
太學頒於天下又每歲禮闈設科取士執為準的多
士較藝之際一有違戾於註說者即皆駁放而斥逐
之復至愚至暗之人不知國家王韓左氏公羊穀梁
杜何范毛鄭孔數子之說咸能盡於聖人之經耶又
不知國家以古今諸儒服道窮經者皆不能出於數

於子之說耶若以數子之說咸能盡於聖人之經則
數子之說不能盡於聖人之經者多矣若以古今諸
儒服道窮經皆不能出於諸數子之說則古今諸儒服
道窮經可出於數子之說者亦甚深矣噫專主守王弼
韓康伯之說而求於大易吾未見其能盡于大易者
也者專守左氏公羊穀梁杜預何休范甯之說而求
于春秋吾未見其能盡于春秋者也專守毛萇鄭康
成之說而求於詩吾未見其能盡於詩者也專守孔
安國之說而求求于書吾未見其能盡于書者也彼數
子之說既不能盡于聖人之經而可藏于太學行于

天下哉又後之作疏者無所發明但委曲踵于舊之
註說而已復不佞游于執事之墻藩者有年矣執事
病註說之亂六經六經之未明復亦聞之矣今執事
以內閣之崇居太學教化之地是開聖闡幽芟蕪夷
亂興起斯文之秋也今幸天下無事太平既久鴻儒
碩老駕肩而起此豈又減于漢魏之諸儒哉執事亟
宜上言天子廣詔天下鴻儒碩老置于太學俾之講
求微言義殫精極神參之古今覈其歸趣取諸卓識
絕出見大出王韓左穀公杜何毛范鄭孔之右者重
為註解俾我六經廓然瑩然如揭日月于上而學者

庶乎得其門而入也如是則虞夏商周之治可不日
而復矣不其休哉執事若以數子之說行之久矣不
可遽而去之則唐李善以梁昭明太子文選五臣註
未盡則為註釋且文選者多晉宋齊梁間文人靡薄
之作雖李善註之何足貴也國家尚命鏤板置諸太
學况我聖人之經乎安可使其鬱而不章者哉幸執
事之深留意焉

上孔給事書

月日布衣孫復謹再拜獻書孔知府龍圖執事復名
晦迹沉學夫子之道三十年雖不為世之所知未嘗
以此搖其心敢一日而叛去所謂夫子之道者治天
下經國家大中之道也其道基於伏羲漸於神農著
于黃帝堯舜章于禹湯文武周公然伏羲而下創制
立度或畧或繁我聖師夫子從而益之損之俾物厥
中筆為六經由是治天下經國家大中之道煥然而
備此夫子所謂大也其出乎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
湯文武周公也遠矣噫自夫子沒諸儒學其道得其

門而入者鮮矣惟孟軻氏荀卿氏楊雄氏王通氏韓愈氏而已彼五賢者天俾夾輔于夫子者也天又以代有空濶誕謾竒險淫麗譎怪之說亂我夫子之道故不並生之一賢歿一賢出羽之翼之垂諸無窮此天之意也亦甚明矣不然則戰國迨於李唐空濶誕謾竒險淫麗譎怪之說亂我夫子之道者數矣非一賢歿一賢出羽之翼之則晦且墜矣既晦且墜則天下夷狄矣斯民鳥獸矣由是言之則五賢之烈大矣後之人不以夫子之道為心則已若為心則五賢之烈其可忽乎哉近得友人石介書盛稱執事於聖祖

益

家廟中構五賢之堂象而祠之且曰孔侯之心至矣吾輩不是之而將何之也復聞之躍然而起大呼張洞李蘊曰昔夫子之道得五賢而蓋尊今五賢之烈由龍圖而益明龍圖公聖人之後也為宋巨賢宜乎盡心于此矣龍圖公其不盡心則孰盡心哉國朝自柳仲塗開王元之禹偁孫漢公何種明逸放張晦之景既往雖來者紛紛鮮克有議于斯文者誠可悲也斯文之下衰也久矣俾天下皆如龍圖構五賢之堂象而祠之則斯文豈有不興乎吾輩得不奔走於墻藩之下一拜龍圖公之賢哉又且賀斯文將復也接

之拒之惟執事之命

答張洞書

復白明遠足下十月洎正月中兩辱手書辭意勤至
道離羣外以僕居今之世樂古聖賢之道與仁義之
文也遠以尊道扶聖立言垂範之事問于我我幸而
志于斯也有年矣重念世之號進士者率以砥礪辭
賦希覘科第為事獨明遠穎然獨出不汲汲于彼而
孜孜于此者幾何人哉然吾懼明遠年少氣勇而欲
速至達成無以致于斯文也故道其一二明遠熟察之而
已夫文也道之用也道也教之本也故文之作也必
得之於心而成之于言得之于心者明諸內者也成

之于言者見諸外者也明諸內者故可以適其用見
諸外者故可以張其教是故詩書禮樂大易春秋之
文也摠而謂之經者以其終于孔子之手尊而異之
爾斯聖人之文也後人力薄不克以嗣但當左右名
教夾輔聖人而已或則列聖人之微旨或則摘諸子
之異端或則發千古之未寤或則正一時之所失或
則陳仁政之大經或則斥功利之末術或則揚聖人
之聲烈或則寫下民之憤歎或則陳大人之去就或
則述國家之安危必皆臨事撫實有感而作為論為
議為書疏歌詩贊頌箴辭銘說之類雖其目甚多同

歸於道皆謂之文也若肆意構虛無狀而作非文也
乃無用之瞽言爾徒污簡冊何所貴哉明遠無志於
文則已若有志也必在潛其心而索其道潛其心而
索其道則其所得也必深其所得也既深則其所言
也必遠既深且遠則庶乎可望於斯文也不然則淺
且近矣曷可望於斯文哉噫斯文之難至也久矣自
西漢至李唐其間鴻生碩儒摩肩而起以文章垂世
者衆矣然多揚墨佛老虛無報應之事沈謝徐庾妖
艷邪哆之言雜乎其中至有盈編滿集發而視之無
一言及於教化者此非無用瞽言徒污簡冊者乎至

于始終仁義不叛不離者惟董仲舒楊雄王通韓愈而已由是言之則可容易至之哉若欲容易而至則非吾之所聞也明遠熟察之無以吾言為忽不宣

兗州鄒縣建孟廟記

孔子既歿千古之下駕邪怪之說肆奇險之行侵軼我聖人之道者衆矣而楊墨為之魁故其罪劇孔子既歿千古之下壞邪說怪之說夷奇險之行夾輔我聖人之道者多矣而孟子為之首故其功鉅昔者二豎去孔子之世未百年也以無父無君之數行于天下天下惑而歸之嗟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非國之大經也人倫之本大本也不可斯湏去矣而彼皆無之是毆天下之民金中國之夷狄夷也禍孰甚焉非孟子莫能救之故孟子慨然奮起大陳堯舜禹湯文

于邦

毆舍

文武周公孔子之法驅除之以絕其後拔天下之民於夷狄之中而復置之中國俾我聖人之道炳焉不墜故楊子雲有言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闔之廓如也韓退之有言曰孟子之功予以為不在禹下然子雲述孟子之功不若退之之言深且至也何哉洚水橫流大禹不作則天子之民魚鱉矣楊墨暴行孟子不作則天下之民禽獸矣諸謂此也景祐丁丑歲夕拜龍圖孔公為東魯之二年也公聖人之後以恢張大教興復斯文為己任嘗謂諸儒之有大功於聖門者無先於孟子孟子力平二豎之禍而不得血

食於後茲其闕已甚矣祭法曰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孟子可謂能禦大菑能捍大患者也且鄒昔以為孟子之里今為所謂為治之屬也吾當訪其墓而表之新其祠而祀之以旌其烈于是符下仰其官吏博求之果所邑之東北三十里有山曰四墓四墓之陽得其墓焉遂命去其榛莽肇其堂宇以公孫萬章之徒配越明年春廟成俾泰山孫復明而志之復學孔而希孟者也世有蹈邪怪竒險之迹者常思嗣而攻之况承公命而志其廟又何敢讓嘻子雲能述孟子之功而不能盡之退之能盡之而不能祀

之惟公既能盡之又能祀之不其美哉故直筆以書
之景祐五年歲次戊寅三月日記

信道堂記

聖賢之迹無進也無退也無毀也無譽也唯道所在
而已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孰為進哉孰為退哉考諸
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者
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孰為毀哉孰為譽哉吾之所
為道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孟軻荀卿
楊雄王通韓愈之道也吾學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
子孟軻荀卿楊雄王通韓愈之道三十年處非今之
世故不知進之進所以為進也退之所以為退也喜
之所以為喜也譽之所以為譽也其進也以吾堯舜

非疑誤

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軻荀卿楊雄王通韓愈之
道也於吾躬何所進哉其退也以吾堯舜禹湯文武
周公孔子孟軻荀卿楊雄王通韓愈之道退也於吾
躬何所退哉以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荀
卿楊雄王通韓愈之道見毀也於吾躬何所毀哉其
獲譽也以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荀卿楊
雄王通韓愈之道獲譽也於吾躬何所譽哉故曰聖
賢之迹無進也無退也無毀也無譽也唯道所存而
已予丁丑歲秋九月作堂於泰山之陽明年春堂既
成以是道處是堂故命之曰信道堂云景祐五年正

月三日記

儒辱

禮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噫卿大夫以四郊多壘為辱士以地廣大荒而不治為辱然則仁義不行禮樂不作儒者之辱歟夫仁義禮樂治世之本也王道之所由成興人倫之所由正捨其本則何所為哉噫儒者之辱始於戰國楊朱墨翟亂之於前申不害韓非雜之於後漢魏而下則又下甚為佛老之徒橫乎中國彼以死生禍福虛無報應為事千萬其端給始我生民絕滅仁義以塞天下之耳目屏棄禮樂以塗天下之目天下

之人愚衆賢寡懼其死生禍福報應人之若彼也莫不爭譽而競趨之觀其相與為羣紛紛擾擾周乎天下於是其教與儒齊驅並駕峙而為三吁可怪也且夫君君臣父子夫婦人倫之大端也彼則去君臣之禮絕父子之戚滅夫婦之義以之為國則亂矣以之使人賊作矣儒者不以仁義禮樂為心則已若以為心則得不鳴鼓而攻之乎凡今之人爭與人詈小有所不勝則尚以為辱矧彼以夷狄諸子之法亂我聖人之教耶其為辱也大哉噫聖人不生怪亂不平故楊墨起而孟子闢之申韓出而揚雄距之佛老盛而韓文公

排之微三子則天下之人胥而為夷狄矣惜夫三子道有餘而志不克就力足去而用不克施若使其志克就其用克施則芟夷蘊崇絕其根本矣嗚呼後之章甫其冠縫掖其衣不知其辱而反從之而尊之者多矣得不謂罪人乎由漢魏而下迨於茲千餘歲其源流既深其本既固不得其位不剪其類其將奈何其將奈何故作儒辱

世子蒯瞶論

正名者傳嗣立嫡之謂也為國之道莫大於傳嗣傳
嗣之道莫大於立嫡所以防僭亂而杜篡奪也用能
尊統傳緒承承而不絕故子路問於孔子曰衛君待
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孔子以靈公無道不能先正厥
嗣以靖其國卒使蒯瞶父子爭立以亂於衛故對曰
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
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
則民無所措手足謂諸此也何以辨諸按春秋定十
四年衛世子蒯瞶出奔宋哀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

世子蒯瞶於戚蒯瞶出奔宋者蒯瞶有殺母之罪懼而奔宋也納衛世子蒯瞶於戚者靈公既死蒯瞶為輒所拒不得入衛也且蒯瞶有殺母之罪懼而奔宋靈公固宜即位而廢之擇其次當立者以定嗣子之位也靈公不能先定嗣子之位故使公子郢得立輒於後以亂於衛夫蒯瞶者衛公之子也輒者蒯瞶之子也輒既立則蒯瞶無以立矣蒯瞶無以立則必反而爭其國既反而爭其國則輒必拒之輒既拒之是棄其父而立其子教其子而拒其父也噫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邦國之大經也彼則拒其父而立其子教

其子以拒其父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禽獸之道也人理滅矣是故蒯瞶出奔宋納於戚春秋皆正其世子之名而書之者惡靈公而不與輒也惡靈公者惡其不能正厥嗣以靖其國不與輒者不與其為人子而拒其父也或曰若蒯瞶者獨無惡乎曰蒯瞶有殺母之罪當絕反而爭其國是為篡國故經書納焉納者篡辭也孰謂蒯瞶獨無惡哉然則蒯瞶之篡國輒之拒父皆靈公為之也皆靈公為之者靈公不能治其室死不能正其嗣也故春秋參訊之比乃聖人正君臣明父子求昏亂厚人倫之深旨也而

世之說者以為正百世之名教者失之數矣教

詩

蠟燭

六龍西走入崦嵫寂寂華堂漏轉時一寸丹心如見
用便為灰燼亦無辭

八月十四日夜

銀漢無聲露暗垂玉蟾初上欲圓時清樽素瑟宜先
賞明夜日陰晴不可知

諭學

冥觀天地何云為茫茫萬物爭蕃滋羽毛麟介各異
趣披攘搏紛相隨人亦其間一物爾餓食渴飲無休

暗聲

時苟非道義充其腹何異鳥獸安鬚眉人生在學勤
始至不勤求永至無由期孟軻荀卿楊雄氏當時未必
皆生知因其鑽仰久不已遂入聖域爭先馳既學便
當窮遠大勿事聲病淫哇辭斯文下衰吁已久勉思
駕說扶顛危擊睹暗歐聲聲明大道身與姬孔為藩籬是
非豐頴若不學慎無空使精神疲

齊書趙孟頫書

山房

石經

乾隆丁亥歲予客濟南借錄孫明復小集於泰安故相趙氏又錄
副以寄房師河間紀公己丑入都鄉先輩鴻臚朱公聞予有此
書索之而原本不杜行笈紀公方成西域無送問其有無也適

郎君半漁呼予為檢暴書籍乃於亂帙堆中獲此及馮舒
詩紀匡謬皆嚮所寄者吾師皆手跋其後亟段付回舍趙君
鏡心影抄此冊以贈朱公平陰人感書甚富予借抄宋人
集數種而其索抄於予者僅此及尹師魯河南集耳其歲
八月十八日益都李文藻記於京師寓舍時方患痰嗽閉門謝

客三日矣

紀曉嵐先生跋語錄後

石經

李南澗送泰安趙氏錄此本以余喜聚古籍馳以寄余凡文
十九首詩三首佶采合而成非本書也暇日當以諸書參校
之又墓誌一篇有錄無書亦當暇日檢補之丁亥九月三日河
間紀昀記

按焦氏經籍志孫復睢陽小集十卷此冊僅可二三卷殆送本
集摘鈔者而河間房師巨為采合而成恐未必然蓋孫明
復詩文流傳絕少如呂氏宋文鑑顧氏宋文選吳氏宋詩鈔
曹氏宋詩存諸書皆未有所載其十卷之足本世宜猶有戚
者而是冊何而得嘗札問相國之子道軒不能會也已丑八月
十八日文藻再識

聶劍光嘗出十金謀刻此書予卻其金而諾為刻也劍光泰
安布衣頗好事大雲山人記

重光單闕歲十月羅有高校於廣州新安官舍歐陽子志
墓文在別本應錄入此本

右孫明復小集二冊不分卷余友高翰生感本遂寫庚寅正月有以李南澗羅臺山兩先生
手校鈔本四種求售者余得尹河南穆參軍二集翰生得張此集及張萬菴春秋傳義此
集上亦有李先生羅先生校改處原用綠筆或墨筆今悉用朱筆過錄兩先生手跋及南

澗先生手寫紀文達公跋並照錄於後近榮成孫佩南大令用宋文選文鑑唐宋名賢歷代確論
諸書校刊此集文字間有異同並用黃筆校於行間驟雨新雉晚涼無事徐坊校畢記

卷之三

周
書

